

澳華新文苑

第1106期

文學高於政治——從夏志清評張愛玲兩部作品談起

行 邁

中國文學評論家夏志清於1961年在美国耶魯大學出版了《中國現代文學史》一書，該書被國際文學界譽為中國文學的“拓荒巨著”。

夏老師是民國中期的中國大學畢業生，後曾在北京大學任教，之後他在美國耶魯大學完成碩士和博士學位，並曾在哥倫比亞大學任教。毫無疑問，他所著的《中國現代文學史》是從世界文學的範疇和普世價值的立場來寫的，這和中國大陸從左翼文聯到中國作協所宣傳的中國現代文學史大相逕庭。夏志清高度評價了張愛玲的《秧歌》和《赤地之戀》兩部小說，並稱張愛玲是“中國最優秀最重要的作家”。

夏志清的文學史觀把十九世紀興起的批判現實主義文學延續到二十世紀，運用了真實性、批判性、典型性這三大原則，為中國現代文學的研究和評論擺正了方向。

不久前，何與懷博士在《澳華新文苑》發表了《保衛文學：從夏志清評張愛玲兩部作品談起》的文章，對夏志清的中國現代文學史觀做了充分的肯定，並提出了“優秀文學作品應該追求反映人性的普世價值；應該揭露和鞭撻假醜惡，追求和宣揚真善美”等一系列現代文學的觀點。我贊同夏志清及何與懷的文學史觀，下面也以張愛玲的這兩部小說出發，來談點粗淺的看法。

五十年代初，被文化圈稱作“小資作家”的張愛玲被上海文聯的領導夏衍安排去農村體驗土改及緊隨而來的三反運動。張愛玲忍不了土改和三反的殘酷與血腥，不久後便移居到香港。她帶著對土改和三反的一些真實瞭解，一改文風，以寫實的手法和被業內稱作“入俗”的眼光，寫下了《秧歌》和《赤地之戀》這兩部在當時絕無僅有的批判現實主義小說。

《秧歌》描繪出了五十年代初南方農村的一些悲情的畫面：因聽到土改帶來好生活的宣傳，而從城市回到農村的一個貧窮農婦月香，“發覺自己上了當”，許多土地荒蕪，糧食短缺，農民喝稀粥度日。到了年關，自己吃不飽還要去給軍屬和幹部送禮。在飢民哄搶糧庫的騷亂中，獨生女兒被踩死，丈夫被追殺，自己也在火災中被燒死。風波很快過去，農民們又挑著擔子去給軍屬送年禮，送禮的隊伍一拐一扭地跳著秧歌。

《赤地之戀》的前半部分寫土改運動，後半部分寫緊接土改的三反運動。土改實行“鬥地主，分田地”，地主數量不夠，就僅有幾畝地的中農也當地主鬥，還槍斃了一大批。主人公劉奎作為土改時的小記錄員，心裡同情一些被鬥的人，但卻無能為力不敢出聲。他為逃避現實去當了志願軍。他走後，女友在政治壓力下與一個幹部同志同居了。劉奎靠著要再見到女友的信念熬過了那場戰爭，回到家鄉又碰到“三反”運動，結果在戰場上同生共死的戰友為了表現進步而在彼此間進行著殘酷的互相檢舉和揭發……

經過“文革”的我們，對這些土改、三反五反和鎮反運動的套路已經是見怪不怪了。然而在當時，《秧歌》和《赤地之戀》這兩部現實主義的小說都被當作反共小說批判。張愛玲也被排擠在中國當代紅色文學的大門之外。直到文革之後八十年代起，一股發掘和研究張愛玲的風氣才慢慢地形成。

張愛玲被許多文學研究和評論者總結為小資風格的浪漫情懷作家，而對她批判現實主義的《秧歌》和《赤地之戀》避而不談，或者根本不敢談。可見，文學的威力大於政治，政治可以被奢談，而文學的份量卻可以削弱者於門外。

聯想到中國另一個大作家，魯迅。他寫了一個沒有老婆的中國父親阿Q；又寫了一個沒有丈夫的中國母親祥林嫂，魯迅似乎沒有寫什麼政治，但在他筆下的這一對人物卻站在政治的頭頂上展現了中華文化和民族的“不可救藥”。只不過，魯迅來無根由，去無目標，有破無立，沒有活到中國為前途掙扎和博弈的日子。魯迅迎合日本關於“支那民族劣根性，不可自救性”宣傳的那些文學造型，既可以被日本的“大東亞共榮圈”所利用，也可以被共產黨的“階級革命”所利用。結果，魯迅被人引導接近共產黨，也最終被塑造階級鬥爭的革命文學家。魯迅的結果，其實只是被政治利用的一枚棋子而已，只是他樹立的那些揭示民族劣根性的人物形象，直至今日還是一面鏡子，照射出民族骨髓中的奴性和愚昧。這便是文學高於政治，突破政治的又一個好例子。

莫言說：“文學就是要揭露黑暗的，就是要批判，不能謳歌！”這是他在兩個世紀轉換的前後對批判現實主義文學的呼喚。

在中國大陸文學史中，表現1949年前社會黑暗的文學受到高度贊揚和吹捧，有的作品如《白毛女》即便是閉門造出來的，也是在大半個世紀中被高捧入雲。然而在共產黨接管政權之後，揭露社會黑暗的文學卻被說成是反黨，受到嚴厲批判。這充分反映出中國大陸當代文學的虛偽性，也反映出那個黨把國家和社會據為己有，並拒絕對國家和社會進行現代化和文明化的改造。事實上呢，那個黨一直在用黨文化改造國家和社會，包括階級鬥爭文化、領袖崇拜文化、告密文化、一言堂文化、大批判大字報群眾鬥群眾文化，等等。這種改造經過“文革”達到登封造極，致使大陸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糟粕和外來的黨文化融於一身，墮入了積重難返的落後文化的深淵。

莫言又說，“好的文學不脫離政治但是高於政治”；他還說，“文學應該大於政治，突破政治。”在我看來，有史以來文學可以管住政治，而政治卻管不了文學。文學是文化的藝術結晶，它可以以文字的形式對政治嗤之以鼻，也可以潛移默化政治。

想當年清軍入關後，“留髮不留頭”，連連續續朝焚燒傳統書籍。可是中華傳統文化和文學還是很快地征服了滿清，使其入關三年後便不得不推行“滿漢一體”的政策，隨即還出了《欽定四庫全書》、《欽定協紀彙考》、《欽定四庫全書》，以及完善科考等等融入中華社會的文學和文化產物。

最後我想說，文學是深入民眾心底的文化積蘊，各種內生和外來的邪惡變數，在短期內可能抹煞文學的本質，但從長期而言，一旦出現專制統治的終結，文學的人性本真便會從岩峰中蹦出，不時地在人心之中長成參天大樹。本世紀以來，中國大陸就一再地展現出如此的壯觀。

(文學研討會發言，Rockdale圖書館，2023年5月19日。)

文字的高潮，是隨波逐流的風帆。是鎔鑄頹聖的戰鼓，是謳歌盛世的殘言，是為三斗米折腰的傳統。

文字的萎靡，是恐懼犧牲的絕望，是人激言輕的無助。是千帆過盡的放棄，是失敗夢碎的停滯。

學者用自己的學問摧毀自己的初衷，專家用自己的專長鏈接朝堂的脚步，

文字 歸宿 晉 夫

駁人用自己的顏值粉飾人間的醜態，權貴用自己的愚昧指點末路窮途。

當文字不再是獨立的精神產物，當作家不能從民族狹隘的自戀中走出，文化便給自己戴上了枷鎖，君子在銅臭中與狼共舞。

山峰孤立於亂石，濤濤淹沒了風骨。老牛反芻著腐朽的竹筒，

神秘島的綠衣女人

小 樹

這個深邃的三月夜晚，好像方圓十里地的蟲子們都在一起高唱，它們叫的聲音是這麼低沉又這麼整齊，就像是人間最好聽的聲音，在近處，一隻孤單的小蟲間或響亮地唱起來，因此其它蟲子好像都是給它和聲的，這個三月的夜晚，因而像月亮一樣溫柔，就像是世間最美好的時辰。

不到一公里長寬約兩百米的這個迷你小島，雖說小得很卻也有熱帶旅遊小島的一應特質，廣袤碧藍的海、海灘邊高聳的棕櫚樹，黝黑膚色的當地人擺出各色各樣簡陋的小攤，這個小島上除了闊無邊際的大海就是這些因為原始而顯得新奇的小攤，因此無論是售賣樹上才摘下的連殼帶皮的青椰子，還是烤魚加米飯的，生意都十分紅火。這島的名字叫做神秘島，對於瓦努阿圖這個有著八十多個島嶼的國家來說，神秘島和眾多南太平洋上人跡罕至的島一模一樣，沒有任何特別的地方。可是，初登上島的游人，哪裡見過這樣藍地藍天的海，這海是獨具一格鮮艷的淺藍，海天渾然一體，天空是稍淺一些藍色，而海則是從遠處的湛藍延續到近海沙灘的淺藍，像一大塊潤澤的藍寶石一樣晶瑩剔透色澤鮮艷。南太平洋海水，到了這處人跡罕至的海域就分外清澈見底，潔白的沙灘上，爬滿了這指頭蓋大小的小寄居蟹，岸邊聳立著高大茂盛的椰子樹，這處原始到入畫的美景，很讓人疑心是走進了一副畫裡。這島上的天氣非常潮熱，人似乎是自然而然的就想像魚一樣和海融為一體，無論是什麼樣高矮胖瘦的人，一頭扎到藍藍的海水裡，看起來也是像畫一樣好看，旅客的日子好像也忽然簡單起來，沒有了任何地位和財富的區分，在島上只剩下簡單一副頭和一隻拖鞋，成為一個本質上和海島混為一體的地球生物，就在瞬間人心領神會了熱帶島嶼度假的方法，若是整天泡在海裡或是在沙灘上曬太陽，這島上的日子是溜走得那麼快，人若非成了一條優游自在的魚，就是世外桃源裡不問世事的仙人。

他們兩個是從遊輪上下船參加島上的行程的。遊客們需要從瓦努阿圖神秘島乘坐小船，頂著灼熱的烈日在神秘島的海上再乘船開不消二十分鐘，才到了這個非常小的村落。據說這村子在很久之前還是食人族部落，然而一眾遊客在光天白日下來到這個村莊，品嚐他們放在香蕉葉上的傳統吃食，觀看專為遊客設計的上千種延續下來的部落生活和狩獵方式，絲毫不能感受食人族部落曾經的血腥和恐怖，小島依舊保留許多從前的部落傳統，據說在蘇格蘭傳教士John G. Paton來到這個島嶼之前，這裡還是食人族的部落，19世紀60年代，傳教士帶著聖經，帶著追隨他的幾個教士，來到了小島上，竟讓島嶼上的部落皈依了天主教。不僅不再吃人，也不會把死了丈夫的女人勒死了陪葬。

意料外的瞬間是突如其來的。那個穿綠色裙子的土著女人說，我這裡有一些帶嫩葉的枝條，一會兒你們每個人都會發到一支。我請您們單身的人，把這枝條夾在左耳，而已婚的則夾在右耳。在輪到她之前，她小聲地和他嘀咕，我該夾在那邊的耳朵呢，他並

夢醉長夜遺古老傳世的孤獨。

文明日新月異，現代文學卻活成了千年的文物。人性已退回到動物的世界，具相在黑夜盲奔找不到出路。歌斯底里的贊歌喧嘩，嗚若寒蟬的人心不古。

放眼書海，一個江湖。玉碎瓦崩，慘烈如屠。我舉著手中的敗筆，在看文字自掘墳墓。彈盡糧絕，何談堅守。靈魂已死，何談歸宿。

沒有作聲，想到他們沒有結婚，她於是把嫩綠葉片的枝條夾在了左耳，而他是緊接著她站著的，當她把嫩枝夾到左耳上後，輪到他時，他似乎是不假思索地，就把嫩枝夾在了他右邊的耳朵上。

那個瞬間她就覺得極其無地自容起來，她不知道原來他是有所屬的，而她還以為，當他和她敢於在公眾場合一起出現的時候，於她而言，他就代表著她全部的異性世界，可是對於他來說，無論婚姻抑或是別的什麼，似乎都不能成為約束他行動的理由，他想愛就愛，不會為了一張紙，或任何言語的承諾和兩個人的親密，改變自己的天性。

介紹裡說：瓦努阿圖的神秘島，它最神秘的地方就是這島上不住一個人。然而當日頭升起在這神祕的島上時，這裡人世間的煙火氣是鼎盛的。神秘島的眾多小商販趕在游客上島之前，早早備好貨應付一天熙熙攘攘的遊客來往。最興旺的攤位莫過於那個在海邊出租兒童救生圈、充氣皮筏的小攤，這島上的集市規模不大卻很有些看新鮮的地方。最有特色的當屬屬賣煮好的大龍蝦和螃蟹的攤檔，龍蝦根據個頭大小標價從70澳幣至30澳幣不等，螃蟹則只需要15澳幣左右，在賣賣煮龍蝦和煮螃蟹的水泥台不遠，就是游客剝殼吃龍蝦的台子，一伙人三五成群地吃龍蝦，一會兒功夫就一推殼，當當地人把殼殼殼殼掃了，轉眼之間就又一堆人。幾個精幹的瓦努阿圖男人守著一堆龍蝦和螃蟹，一天的生意也十分興隆，等島上的游客漸漸散去坐上回郵輪的客運小船時，這些瓦努阿圖男人面前的龍蝦也所剩無幾了。

這一天，小島上唯一售賣的午飯套餐是煎魚加椰子米飯和鮮木瓜。攤主在店門口支起一個平底鍋，找來兩個當地女人幫手，平底鍋底下是一個燒柴火的大爐子，女人煎魚時先在平底鍋裡擠上好多油，然後就把大塊大塊從一整條大魚上切割下來的魚肉攤在平底鍋上煎，一盤不大的帶兩小塊煎魚和一小碗椰子米飯加上兩片木瓜的套餐，需收費二十澳幣。這天的生意十分興旺。一平底鍋的煎魚才賣完，男攤主又開始切一條個頭很大足有半米長的的吞拿魚，他把暗紅色的魚肉片成一塊塊的，放到大盤子裡用鹽、檸檬汁、胡椒醃一下，然而魚肉還沒有醃多久，幫手的女人就匆匆忙忙地把魚塊攤在平底鍋上開始煎，因為男攤主剛剛記起的買煎魚套餐客戶名字的小本子上，已有個客人等了許久，因為沒有等到一鍋煎魚，現在正在等著這一鍋煎魚出鍋配上椰子米飯加生木瓜。煎魚的平底鍋和底下的爐子冒出好大的煙火氣，旁邊站著的從沒去過南太平洋島嶼的游人，竟也看得津津有味。(未完)



號角一行訪布市，昆華文友迎貴賓。

號角一行訪布市，昆華文友迎貴賓 陳 謙

來自美國的角聲布道團創辦人勞伯祥牧師及夫人勞林麗卿，角聲布道團全球分會總幹事、全球《號角月報》總編輯周蘭珍，以及陪同的《號角月報》澳洲版(悉尼)主編楊鴻鈞，《號角月報》澳洲版昆士蘭聯絡主任曾仁軍及《號角月報》“美味人生”飲食欄目作者曾太，於2023年5月16日訪問布市。昆華作協於當日在柏林大酒店安排了接待聚會。

客人們帶來了世界不同角落生命影響生命的故事，展示了另一種意義及寫作使命。向大家介紹了角聲布道團的宗旨：“結合社會關懷及布道，領回圈外的羊。在各地華人社區中，建立一個完整清晰的基督徒見證——堅定的信仰，愛心的關懷，活出聖經的價值觀。”昆華作協前會長洪丕柱老師也向牧師介紹了澳洲的情況以及各州的特點，並向客人們介紹了昆華作協及其現狀。

之後，洪丕柱老師還特別向客人介紹了我在網絡詩壇頗有影響和名氣的詩人、近期在法拉盛詩歌節榮獲特別獎的力夫先生。力夫與牧師向勞伯祥牧師詢問了紐約華人及法拉盛的情況。

當洪老師介紹佈道的陳謙時，客人們流露出驚喜的神色，因為他們剛剛在來的飛機上還在談論陳謙為角聲四月刊撰寫的文章《養老院裡的一束光》。編輯楊鴻鈞說：“這篇文章正好符合四月份的專題，所以我編輯的時候，特地把它放在首頁首篇。”言語之中，是“一切都有最好的安排”的欣慰。是的，今天的相聚，不也是最好的安排麼？大家探討寫作，也探討寫作息息相關的人生。

客人們感謝作協的熱情接待，非常高興見到昆華作協的一眾作家，除上面說的力夫和陳謙，還有本會理事、榮獲南澳基金贊助的小說《潘多拉手環》的

一鼎雲天——參加凌鼎年文學館開館儀式散記

文 外

(一) 文學館開館

濃墨。一個巨大的“鼎”字，幾乎占據了整個門洞，占據了整個門後的半面牆，力壓千斤，氣勢磅礴。鼎，文明的見證、文化的載體，代表穩、信、厚、重。

這裡，是位於江蘇太倉的凌鼎年文學館。

我有幸，於2023年4月28日受邀前來，參加凌鼎年文學館開館儀式。

走進當地著名的百年老校太倉市第一中學，向前直抵文學館。遠遠便見著名作家賈平凹所題鑲金的“凌鼎年文學館”幾個大字，在文雅大氣的淺灰色樓牆上閃著熠熠的光彩。十幾條從樓頂垂至地面的大紅祝賀開館的豎幅一派喜慶，大樓門前左右是紅帶飄飄、鮮花盛開的兩排花籃，展示著來自海內外、文壇內外的真誠祝賀。進門一條擺滿點心的迎賓長桌，兩側一個個小圓桌圍坐著前來祝賀的嘉賓與領導，或在寒暄或在暢談。

趁賓客未齊，我獨自展廳先睹為快。隨階梯而上，從一樓至三樓廊壁

上掛著兩三百張照片，凌先生那熟識的面孔，在不同的時期、與不同的各界大咖在各地的瞬間留影。走到二樓展廳，獎證、獎杯、獎牌、聘書、收藏證書，個人專著、主編著作、發表作品的報刊、推介凌鼎年的報刊、外文譯本，以及各種各樣代表凌先生的心血與輝煌成就的展品，整齊而密集地陳列在三十來個大型玻璃展台展櫃之中之上，讓人看得眼花繚亂。有一面牆齊刷刷掛著近年來凌鼎年應邀出席海內外活動的胸牌、文件袋，立體地呈現出一個繁忙有成的人生。展廳側室，便由那個巨大的“鼎”字，將人引入這個“先飛齋書畫室”。那四壁滿滿張貼的，不僅有凌先生自己古樸隸書的作品，更有各地各位書法藝術家贈予的書畫。

整個展廳分佈均勻、排列整齊，琳琅滿目，內容浩繁，氣場宏大。但800多平方米的布館面積，擠得滿滿登登的展品，也只是展出了凌先生文學成就的一部分，他還有不少東西可展示。

想過沒有：凌鼎年的文學創作從微山湖畔的煤礦開始，曾在煤礦整整20年，從1970年至今，寫了8032篇(首)，發表1200萬字作品，出版了64本著作、主編出版了238本集子，作品譯成15國文字，16篇入選各國教材，60多篇數百次入選各種中考、高考試卷、模擬試卷、教輔教材，多少學生因此受惠，影響一代人啊。而他講課、講座、會議發言、記者採訪、電視拍攝等等，更是不計其數……這些，他都輕鬆應對，不知疲倦。

算過沒有：19歲起至今53年，平均每年發表150多篇文章、20.755萬字，這是什麼概念？刨去三分之一的時間在各地參加活動、講課、採風等等，剩下一年裡的時間再折成每天又有多少個字？而這樣的一天一年持續了長達半個世紀之久……這，又都是些什麼概念？據說他連大年三十、年初一也在工作室敲打電腦，一年365天，只要在太倉，都晚上7點到家，也就知道他時間的利用率了，知道他為什麼能寫出這麼多的作品。

的確，只有畫室內那個頂天立地巨大的“鼎”字，才能反映出此等成就給人帶來的震撼。不是將整個人生奉獻進去，怎能能有如此龐大浩沓的驚人業績。

在他們家族“年”字輩中，凌鼎年先生因排行老三而得以“鼎”字為名。凌先生則用他的長達半個世紀的人生與成就，證明了他無愧於名中此字。

文學館的成立，不會是凌先生的止步之處，只會是他生命中的一個里程碑，只能是他過往的一個小結亦即返號，是他未來繼續向前的加油站。今年才過去4個月，他已完成、交稿了30萬字的《世界微型小說百年大事記》的書稿，便足以為證。

因為文學，早已成為他生命的一部分。因為一鼎須撐得雲天、如雲如天，代表的只能是千千萬萬年。

(二) 凌鼎年先生

參加文學館開館儀式，才有幸又見到凌鼎年先生，有幸參與為凌先生的文學館開館



左為凌鼎年先生，右為本文作者。



凌鼎年文學館大門口(賈平凹題寫館名)姚建平攝。